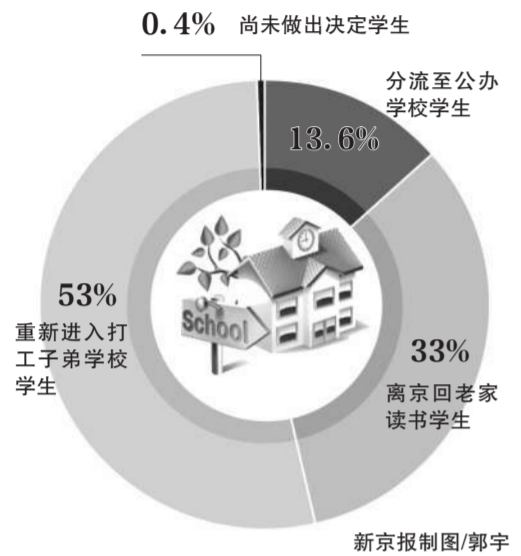


A30 调查



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去向比例



新京报制图/郭宇

打工子弟校关停 五成学生“原地转”

5所关停打工子弟校抽样调查,53%学生仍去其他打工子弟学校;分流公办校的部分学生称不适应

原来的学校消失了一年了。幸运的孩子进入梦寐以求的公办校,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,完成着家长“咱不比别人差”的嘱托;被迫回家的孩子成了远方的留守少年,在北京出生,在故乡成长;更多的孩子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,再次进入打工子弟学校,不知下次关停何时到来……

对于牵扯在去年关停风波中的1.4万名孩子,原来学校的消失是否都意味着新的起点?

分流到公办校 “因祸得福”与不适应

“这个学期考了全班第五名!”范溢泉提起儿子金格儿,语调都会提高。9岁的金格儿,去年6月在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读完了二年级。学校8月份被关停,他先被分流到石油附小,后转入海淀区政府路小学。范溢泉坦言,自己算是去年学校拆迁“少数的受益者”,“之前想都不敢想孩子能进公办校。”

记者调查中的13.6%的进入公办校的打工子弟,受访家长都表达了对孩子进入公办校的欣慰,甚至称之为“因祸得福”。

16岁的史玉洁高兴不起来,她从公办校回到了

打工子弟校,这让很多人不理解。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去年关停后,史玉洁被分流至清河中学。教室的墙那么白、上课都有多媒体,许多从前没机会上的课……

原来的基础差,老师讲的听不懂,有一次老师说“你们这些外地的孩子不要瞎折腾”。“还说我们没法在这里考高中,要老老实实的”。

史玉洁记得,因为成绩差,一次是英语老师生气地说:“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。”

此后,史玉洁说什么也不想去学校了。她怀念打工子弟学校时,老师们告诉他们“人人生而平等”,“我们或许知识不高,但绝不能情商不高”,“北京不光是北京人自己的,你们也要在这个城市找未来”。

“老师说的话,经过去年半学期,我有点怀疑了。”春节过后,史玉洁去了一家打工子弟学校,她说还是想上学。

同样16岁的李佳雪也因跟不上课程,总认为受到歧视,已从清河中学退学打工。

“学校尽了最大努力安置这些学生。”8月25日,清河中学分管教学的负责人介绍,去年8月底,接到教委通知,要安置112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,“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学生,老师们开始都犯懵。”当时正赶上加固校舍,学校里

今年6月起,朝阳4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,涉及3000余名学生。朝阳教委表示,将准备充足学位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失学。

一年前的6月,大兴、朝阳、海淀、昌平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,最终共计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,涉及学生近1.4万名。关停潮一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,去年8月16日,北京市教委对外公布学生分流方案,承诺“不让一个孩子失学”,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分流安置。此后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,通过分流至公办校等措施对辖区内打工子弟予以安置。

一年过去,曾面临失学危机的孩子们生活的怎么样?

今年8月,本报记者多方联系,拿到5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名册,5000多名打工子弟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,涉及朝阳、昌平、海淀等区。

记者从每所学校中,随机抽取150个样本,逐一电话核实750名学生的现状。最终500个有效调查样本显示,68名学生进入公办学校,占总人数的13.6%;165名孩子离京返回原籍读书,占总人数的33%;265名学生仍进入了北京其他打工子弟学校,占总人数的53%。另有两名孩子的家长表示,过去一年一直在为孩子进入公办校努力,“孩子先待在家里,暂时未确定流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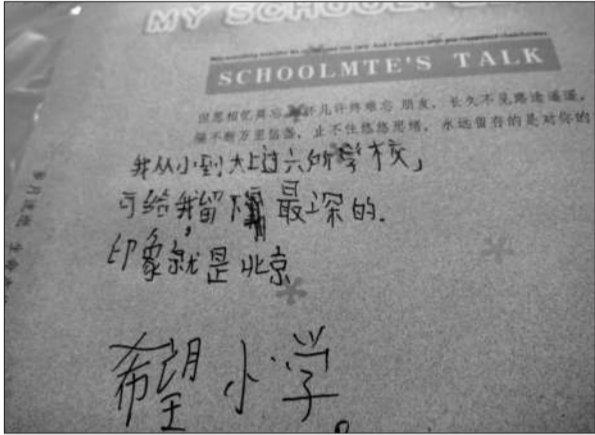


昨日,朝阳区黎各庄实验学校,6年级的廖庆芳坐在椅子上等待父亲办理入学报名手续。芳芳原来在皮村新利小学就读,该小学被关停。

本版摄影/(除署名外)新京报记者 周尚峰 侯少卿 摄



去年开学,一名被分流到公办校的打工子弟学生露出笑容。资料图片/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



一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,因拆迁关停多次换学校。

分流措施

朝阳

在来京务工人员相对聚集的东坝乡、金盏乡、崔各庄乡等地区通过整合公办资源,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委托民办的模式,选派有办学经验和优秀退休干部担任校长,政府无偿提供校舍,并按全区统一标准拨付生均经费。

海淀

加大对两所已批自办校的支持力度,依法规范未经批准自办学校,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腾退自办校学生分流到公办中小学就读。目前,该区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校就读的比例达到85%。

昌平

采取“批办一批、保留扶持一批(待批)、撤销一批和建专门学校”等四项措施,大力扶持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发展。截止到目前,全区已经审批自办学校16所,未经审批自办学校由50所减少到了23所。大兴采取三项措施。一是就近入学: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安排在租住地有接收能力的学校就近入学;二是分流协调入学:区教委、镇教委办根据区域实际情况,对随迁子女提前制定安置方案,对其进行分流安置;三是自主选择入学。

专家说法

“搞好教育与人口剧增无关”

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,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是城乡差异必然的结果,也是城市化建设的客观目标,“政府担忧搞好教育会造成外来人口增多,两者没必然联系。”近年来,上海因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的低门槛,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等被学界视作北京学习的榜样。但近三年上海的流动人口明显增长。杨东平否定“搞好基础教育造成流动人口增长”的观点,“没有哪一个农民是因为基础教育好而涌入当地的。”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学校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袁连

(上接A30版)

多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称,几乎所有拆迁学校都是先通知再安置,“你来拆我的学校,让我出安置方案,这合理吗?”

宗宝平说,干这行10年给他最大的感触是,打工子弟学校就像野草,“割一茬长一茬”。虽然目前只有几十个学生,宗宝平并不担心。按照他的估计,不出意外一两年后变成数百甚至上千人,“最主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需求。”

多名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表示,对于大多数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“打转儿”的孩子们,每一次拆迁关停,受教育的条件就会下降一次。

打工子弟校存亡 “取决于孩子的安置”

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站创办者张志强介绍,近些年的一波又一波对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拆迁,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由2008年的302所,减少到如今的170余所。

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,截至去年,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共计158所,其中获审批59所,未经审批的99所。

对于两组数据的差距,张志强称,部分去年关停的学校选择易址,“偷偷建了起来。”

“有需求就有市场,打工子弟学校光靠堵肯定不行。”在北京办了18年打工子弟学校的北京行知学校的校长易本耀说,打工子弟就学一天得不到好的安置,“打工子弟学校就会一直存在下去。”

张志强和易本耀并不掩饰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:师资力量差,教育质量低,安全设施差等,“有的孩子上了六年,26个字母都认不全,这的确有点儿伤天害理,误人子弟”。按照相关标准,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确很难达标。但对于现阶段打工子弟孩子,“有书读总比没书读好,在学校总比在社会上混好。”

一名北京教育系统人士透露,他们到一些打工子弟校考察,“条件简直惨不忍睹,这么多孩子,安全都保证不了,更别谈教育了。”

北京市教委表示,对未经审批的自办学校进行了全面登记,建立起翔实、动态的数据库。对登记在册的学校开展定期普查和重点抽查,重点检查学校的安全和有无

家还受刁难,我们招谁惹谁了。”秦同民抱怨。

再进打工子弟校 “还在原地打转儿”

9岁的王豫是海淀红星小学的学生。学校被拆后,父母没有办齐“五证”,也面临是否回河南老家的选择。“不忍心这么小的孩子留守在家。”王豫的父亲王耀辉说。

最终,王耀辉把女儿送到了海淀小营村的新希望学校——和原来的红星小学一样,新希望也是一所“未获审批”的打工子弟学校。

“还是在原地打转儿。”王耀辉很无奈,只是换了个学校,“一切都没变化。”

无奈的是大多数。去年报道中,王豫所在的红星小学的1400余名学生,只有70多名孩子的家长办齐了“五证”,进入公办学校。

“最终‘大头儿’还是都到了我们这儿。”海淀小营新希望学校校长肖海腾掰着手指数说,拆迁来得太急,“根本没有现成的分流方案。”当时乡镇政府人员天天找肖海腾,“一定要尽可能多安置些。”

肖海腾本身也是被拆迁者,他的海淀马家沟新希望学校也在关停名单中,为配合政府工作,他腾退小营新

(下转A31版)